



海洋公主南太平洋之旅

柯秀婉女士

(劉乾興泌尿皮膚科 劉乾興醫師夫人)

記得三十多年前，臺灣電視台曾播出愛之船的電視影集，可說是風靡一時，劇中人物每天錦衣玉食吃喝玩樂讓人稱羨，但也讓人覺得虛假不真，難道世間真有人這樣過日子？豈料今年(2013)十一月底，正當南半球春末夏初之際，應好友之邀，結伴而行到南太平洋的斐濟等大洋洲島國一遊，讓我們也有機會搭上遊輪，過了十多天的茶來伸手，飯茶來張口的生活。

自報名繳費不久後，船公司就經常的寄電子郵件給旅客。讓我們可自行上網看房間，乃至船上餐廳娛樂設施等等。隨後就把印有房號的行李條及房卡帶、登船證等郵寄給旅客。我們必須把行李牌訂在行李上，照規定時段前往碼頭報到。

十一月二十二日中午，我們提早到達位於布里斯本河邊的碼頭，沒想到下午一點才開始報到，有不少人已迫不及待的到海關了。原以為兩千多名旅客必將海關大廳

擠得亂烘烘，且有心裡準備必須大排長龍有得等了，不料一下車，馬上就可把行李交給工作人員，隨即進入大廳，直接到櫃檯辦理報到手續，比搭飛機還要簡單，我們只要出示登船證就可領到自己的房卡。今後的旅程這張卡片就是我們進出房間、用餐、及登陸遊覽上下大船的通行證，我們在船上所有的消費也全靠這張小卡片。快速簡捷的通關，讓所有旅客輕鬆愉快的登船。有經驗的老馬，早早就上船享用午餐了。

啟航前有一個安全講習，所有旅客必須出席聽講，大家拿著放在房間衣櫃內的救生衣，陸續的到指定的地點集合。工作人員站在入口處，掃描每位乘客的房卡，就可知道是否全部到齊了。登陸遊覽時也是如是作業。

我們的航程共停靠四個地方，1.port Vila Vanuatu.2.Port Denatra, Nadi,3. Suva,Fiji.4. New Calendoncia.

其中兩個地方大船無法停靠碼頭，必須搭乘船公司提供的接駁船。每個想登陸的旅客必須領取號碼牌，在大廳等候，等到叫到號碼時再登上小船。由發出的號碼，船公司很清楚的就可知道有多少人下船去了。回來時也一樣，房卡一掃描就知道還有多少人未歸。這樣有條不紊的管理，可以化繁雜為單純，讓人不會因久候而不耐；也不會因吵雜壅擠而掃興。

這艘大船就像一幢活動的豪華大樓，按既定的航線在大海上朝著目的地前進。除了旅客睡房之外，公共的娛樂設施可說是一應俱全。一個可坐五百人的劇院，幾乎每天都有精采的演出，歌舞劇每個演出者又唱又跳，配合著不斷變換的燈光與布景，鮮亮奪目的服裝，讓觀眾的視覺、聽覺得到最高的享受。難怪每天晚餐後八點才上演的節目，等我晚餐後回房間稍作梳洗，七點半來到劇院早已高朋滿座，再慢個五分鐘就一位難求了。除了大劇院外，還有穿插在通道的小型演出場所，早晚安排不同型態的演出，有靜態的健康醫學講座、有美容瘦身、有珠寶時尚、有畫作拍賣。更有鋼琴獨奏，每天晚上可收到次日的節目表，你可依自己的喜好安排你的時間。如果甚麼都不想

要，就拿本書躺在甲板上的長椅，邊看書邊打瞌睡或望海沉思吧！或到頂樓游泳作日光浴！再不然，到圖書館去玩益智遊戲或玩集體創作的大拼圖。在小小的圖書館裡，你不必端端正正的坐在書桌前，這裡有靠背沙發，還有小凳子讓你可以把腳舒適的伸展開，一切的設施讓這些看不了幾分鐘就昏昏欲睡的老人家感到窩心。早起的鳥兒有寬敞的甲板可供健行或慢走，或參加專為行動不方便者設計的健身操；夜貓子可到酒吧去喝兩杯或到賭場去試手氣；或到頂樓躺在星空下看電影。總之從你一早睜開眼睛，到沉沉欲睡，都有五花八門的節目可供選擇。



斐濟傳統市場

歌舞劇的水準固然可媲美百老匯，但讓我印象深刻的不是聲勢浩大，五光十色的勁歌熱舞，而是鋼琴獨奏與獨唱。有位名為 Tom Franek 的年輕人，輕便的穿著，



隨意的坐在鋼琴邊，邊談邊彈，時而詼諧搞笑，逗得大家開懷大笑；時而感性的彈起五零六零年代的浪漫情歌。輕柔優美的旋律，讓這些不再年輕的聽眾，憶起了青春的歲月，只見一對對老夫妻相依相偎，隨著琴聲相擁而舞。啊！這不就是我在大學時合唱團常唱的。“When I grow too old to dream.”的情境嗎？

當年只覺旋律優美詞意感人，在哼唱之際並沒有更深的感觸，可說是少年不識愁滋味，為賦新詞強說愁。如今我已屆人生的黃昏時刻，更能體會夫妻老來相依為伴的意義了。這一對對的老夫妻雖然青春已逝美貌不再，但是歷經歲月考驗的婚姻應當是歷久彌堅，也許這是他們的金婚之旅，這就是他們的愛之船。這位年輕的鋼琴家有他的舞台魅力，難怪每天晚餐後，時間一到，一群忠實的粉絲就像追隨著吹笛人的老鼠一樣，自動的集合到中庭的表演地點，叫上一杯飲料，期待他的出現。去晚了只能拾級而坐，乖乖坐在樓梯上了。

另一位義大利裔的歌唱家 Tony。他可以隨著曲風展現不同的唱腔。有時發自喉底雄渾有力富有磁性，有時高亢清亮抒情感性。他只需一套剪裁有度的銀灰色西裝，

配上一條襯色的領帶，就可貫穿全場。只見他拿起水杯輕啜一口，隨手扯下領帶，又是一個造型。唱兩曲後轉個身，不經意的把襯衫衣領外翻又是另一個型。一個人就可掌控全場氣氛，觀眾大多為銀髮族，所以他唱的曲子也多為大家耳熟能詳的經典老歌，他只要起個音，大夥就跟著唱起來了。所有聽眾的目光隨著他臺上臺下走動的身影而遊移，情緒也跟著旋律歌聲而陶醉蕩漾。這兩位都沒有帥氣的外表，也不須亮麗的服飾，只憑著紮實的功夫，單槍匹馬就可讓人意猶未盡欲罷不能，掌聲久久不絕。難怪乘坐郵輪旅行這麼受歡迎，他們根本不在乎目的地，他們要的是行程中一切的經歷與感受。尤其對行動不便的老者，搭乘郵輪旅行可以免去每天收拾行囊的麻煩，以及因更換床鋪而無法安眠的困擾。船上的總總設施讓人坐著輪椅也可以無障礙的穿梭自如，船上所有的服務人員個個親切有禮，有一天我不耐搖晃，頭昏嘔吐，只好服了暈船藥，沉睡了半天，雖然不再昏眩，但依舊神色萎靡，勉強到餐廳想吃點水果提神，對著餐盤卻沒有食欲，服務生見狀，告訴我依他們的經驗，吃個青蘋果或喝蘋果汁可以有效的止吐，隨即端來了果汁與青蘋果，並且幫

我削皮切塊，鼓勵我雖然吃了想吐，但還是得吃些東西不能讓胃裡空無一物。誠懇的關懷讓我深受感動。

十一月二十二日公主號在黃昏時啟程出海，大家興奮的跑到最高層和在岸邊的人揮手告別。船緩緩的駛出布里斯本河口，穿過了通往機場的Gate way bridge，一群群的海鷗熱情的陪在船邊飛翔，漸漸的消失在夕陽裡。經過兩天三夜的航行，11月25日早晨，公主號在維拉港(Port Vila)泊岸，大家井然有序的登陸，三天來大家習慣了船上舒適的溫度，一上岸馬上感覺海島濕熱的天氣，走不了幾步就汗流夾背。簡陋的碼頭邊沿著海岸舖上一條狹窄的柏油路，路邊一字排開五顏六色的攤販，加上蜂湧而至招攬遊客的司機，就知道觀光客為這個島國帶來了不少商機。維拉港是瓦奴阿圖(Vanuatu)的首都，也是商業和旅遊集中的都市，島上有蜿蜒曲折的海岸線，和青翠蔥蘢的鄉村。

我們很快的包了部箱型車，司機Ruca可以說流利的英語，法語以及當地的四種方言，他兼任導遊戴著我們遊覽這小島。據他說島民的財富以擁有豬隻多寡來估算，迎娶新娘時，男方須備有足夠的豬隻及木薯酒才能娶得美人歸。這木薯酒是

把木薯削皮後，絞碎加水，使之發酵，三天後即可飲用，喝了之後使人麻痺昏昏欲睡。Ruca 戴著我們鑽入鄉間小路，看見散居在林中的小屋，雖然簡陋，但家家戶戶都收拾得乾淨清爽，樹林中牽上一條條的繩索成了曬衣架，五顏六色的衣服隨風飄盪在這熱帶的雨林中，別有一番南國風情。粉紅色的小豬仔成群的在林中到處溜達，乾乾淨淨像是家裡的小寵物，煞是可愛。與早年台灣鄉村把豬隻圈養在昏暗潮濕的豬舍裡，遠遠就可聞到排泄物臭味的情況大大不同。出了村莊駛到大馬路，沿途有許多地方正在大興土木，全都是新式的水泥磚造房。司機很興奮的說這些全都是中國人的產業，大大的讚賞中國人對這個小島的開發貢獻巨大。上至建築所需之材料，如磚塊，水泥，鋼筋等，下至民生用品之鍋碗瓢盆等，乃至到處可見的中國餐廳等等。簡直是無所不包，無所不賺。中國人像水銀一般，無孔不入且很快的就往下紮根深入民間，贏得善良島民的信任與感激。西方人(大都為澳洲人)也到此地來投資，他們看上的是這裡的天然條件，美麗無污染的潔淨沙灘，終年海風吹拂的宜人氣候。他們大手筆的買下了島上沿海景色優美的最高點，興建私人的度假別墅。甚

或砍伐林木整地開發，分割土地待價而沽。也買下了大片白色沙灘，蓋起了五星級的Resort，顧用當地的廉價勞工，這些南國風情的渡假村設備齊全，甚至可包辦海邊婚禮，絕對比已十足商業化的夏威夷更浪漫。只是看看這裏的消費金額，雖比西方國家稍為便宜一些，但絕不是當地人可以負擔得起的，這裏的原住民只能無奈的為他人做嫁衣裳，自己永遠也做不了新娘。我聯想起清末列強在中國肆無忌憚的分食。不知這撮爾小國的領導人是圖近利而不設限的開放外人買賣不動產炒高房價，製造就業機會，造就了所謂的"進步"與提昇人民的生活水準？還是高瞻遠矚，利用外資來改善島民經濟？

這個在1980年獨立的Vanuatu小國，由八十多個大小島嶼組成，其中六十多個島有人居住，其餘皆為無人島。使用英法語以及六十多種的方言。島民都有一對烏溜溜的大眼睛，一頭短而捲曲的黑髮，黝黑的膚色。孩童都不懼來客，更不會伸手向人乞討，只會羞怯的拉拉我們的衣服，表示歡迎之意。我們到一所小學參觀，教室裡雖然因陋就簡，但是學童的課桌椅，教學用具等一應俱全，正值下課休息時間，由於天氣炎熱，孩子們大都聚



Vanuatu小學教室



兒童嬉戲攀爬的大樹

集在樹下嬉戲，沒有所謂的制服，他們穿著各式各樣的衣服，個個都洗得乾淨清爽。他們雖然不富有，但樂天知命活得有尊嚴。我很慚愧自己以高人一等的眼光來看待他們，想想這個並非人人有鞋穿的小國，在聯合國都有投票權，而我們呢？

我們特地到傳統市場去參觀，出乎意料的市場地板乾爽不滑膩，大可放心的走進去。所有販賣的青菜瓜果，有的用草繩網綁成一束束，有的裝在草繩編織的提籃裡，全都擺放得整齊有致，且標價清楚。

可能是土壤肥沃，氣候宜人，這裡的蔬果看起來總是比台灣的大了許多。熱帶地區碩大的火焰花天堂鳥等，也是大把大把的出售，看得我真想捧一大把回去，享受一下這近乎奢侈的美麗。

我們沒有參加船公司推薦的一般光觀客的旅遊團，由當地司機帶著我們鑽到小村落，看到了農村景緻，也了解了當地的小學教育，看到了小學教室的設施，也和當地孩童一起在大樹爬上爬下同樂，每個人都有著滿載而歸的滿足感。

第二站停靠在斐濟第二大城南迪的外港Port Denatra，與斐濟首都蘇瓦城分據島的東西兩岸。這港口比起Port Vila繁榮多了，但是大船卻無法直接泊靠。我們必須搭乘小艇二十分鐘後才能登岸，一上岸就可看到碼頭邊各式商店櫛比鱗次，有吃，有穿有紀念品。島民身穿南國風情的大花襯衫招攬遊客，讓你馬上可以感染那渡假的歡樂氣氛。從港口往街道走就可搭上往南迪的巴士，每人1.15元斐濟幣。在南迪免不了還是有中國餐館，但鬧區中更多的是印度商店。印度人在這裡已耕耘了幾代了，整條街幾乎都是印度人開設的各式商店。印度加哩料理在這裡大行其道，有賣南國風的大花布，有印度特有的色彩豔麗的沙麗，更有

印度傳統的華麗新娘禮服。我們也不能免俗的買了幾塊大花布，至於要做甚麼用？不知道！買了再說！我們還找到了圖書館，裡頭還可上網，我們很興奮的推門而入，說明來意繳了費（每小時2元斐濟幣），無奈四個老人家試了半天就是聯不上線，管理員熱心的想幫忙，還是徒勞無功，我們不想浪費時間只好作罷，這些善良的島民見我們沒達到目的，想把費用退還我們，我們當然不肯接受，是我們自己不高明，不能怪電腦不中用。出了圖書館，我們繼續在南迪街頭做window



Nadi 民俗舞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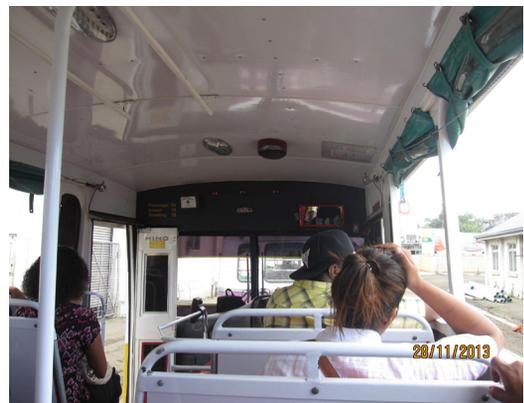
警衛

shopping,雖沒看到中意想買的東西,倒是看到了一個身材高大魁梧膚色黝黑的警衛,身著深藍色上衣,下身穿著裙襬裁成鋸齒狀的白色及膝裙子,真是裝扮特殊,不知他的職責是維護地方秩序與安全,或僅供觀光客拍照?

從碼頭到南迪途中,看到不少渡假村與高爾夫球場。雇用了大批島民,其實這巴士行經的路線就是配合沿途的各個渡假村,提供當地人上下班最方便的交通工具。我們坐巴士繞了一圈,回到碼頭時已經日正當中了,看到大夥圍成一圈,聽到了熱鬧的音樂,我們也跟著擠進去瞧瞧,原來是土著的民俗舞蹈表演。雖然烈日當空且是免費觀賞,但是表演者仍是賣力的演出,大家報以熱烈的掌聲。這些舞者還邀請觀眾同樂拍照,把大家逗得開心極了。

我們興高采烈的回到大船上,經過一夜的航行,第二天清晨就到了斐濟首都蘇瓦城了。一上岸就看到沿著港口岸邊,擺滿了招攬光觀客的攤子,我們還沒弄清狀況就糊裡糊塗的跟著大夥兒上了一部據說是免付費的大巴士,還沒坐穩,巴士就停在一棟大樓前,說是終點站了,大家莫名其妙的下車,魚貫走進大樓,才發現原來是這裡的免稅商店用這招把剛下船的遊客一網打盡的

載到這裡,真是個請君入甕。可是這些旅遊達人也不是省油燈,在巴士上大家就發現了這大樓其實離碼頭不遠,根本就不需坐車,走幾十公尺就到了,於是大家進去繞了一圈,就各奔東西了。我們看到附近就有公車站,行駛路線以不同的顏色標示出來,初來乍到者很容易就可乘坐自如了。我們沒有特定目的地,隨便找一個路線最長的車子就坐上去了,人民排隊上車不喧嘩,由此可感覺到他們的國民教育有落實生活中。這巴士除了上方有遮陽遮雨的蓬子外,兩側根本就沒有玻璃窗。只要不下大雨刮大風。坐在裡頭任由涼風吹進吹出,倒也空氣流通清涼舒適。比起冷氣車真是既環保又健康。因為沒有特定目標,可以悠哉的欣賞沿途風光,看到了一所規模不小的中學校,教室還是磚造的三層樓建築,學生都須穿制服,也看到了一所華僑學校。華人



斐濟沒有窗戶的公車。

在斐濟也有不小的勢力，市場裡的菜攤可用華語溝通，鬧區街道上的雜貨店招牌也用中文。車子在彎曲起伏的路上緩緩而行，經過了安靜整潔的住宅區，濃濃的綠意讓人感覺身心清涼愉快。

巴士走走停停，約莫一個鐘頭就到了終點站，我們下車隨意走走，這裡離市中心已有些距離了，只有幾間方便附近居民的商店，我們只好再搭原車回碼頭附近了。回途中再看一次沿途風景，發現郊區有些在半山腰的房子頗有西洋風，應該是英國人的住宅吧！越往市區走，建築物就越多也越講究。澳洲的西太平洋銀行，澳紐銀行這裡都設有分行。由於耶誕節快到了，港邊的公園裡還矗立一棵高大的聖誕樹，掛上五顏六色的彩飾。這裡不似南迪有著濃濃的印度色彩，倒是在許多建築中，可以看到歐洲風格。比起其他南太平洋的島國，斐濟的經濟富裕多了。

蘇瓦位於斐濟的東岸，比起西岸的南迪更繁榮。斐濟的自然資源豐富，沿海的平原區土壤肥沃，盛產熱帶經濟作物如甘蔗，可可，咖啡，椰子，香蕉等，由於出口甚多蔗糖，故有"甜島"之稱。製糖與旅遊是斐濟經濟的兩大支柱。蘇瓦的市街人潮車潮如水般的來來去去。這個南太平洋的島國最初是斐濟人世居島

上。十九世紀上葉歐洲人開始進住此地。1874年淪為英國殖民地。直到1970獨立並成為英聯邦成員。1987年改稱共和國並脫離英聯邦。到了1997年9月又恢復為英聯邦成員，1998年7月改國名為斐濟群島共和國。人口約八十六萬八千人，主要為斐濟族與印度族，大多信仰基督教與回教。有趣的是斐濟地處太平洋中部，國際換日線剛好貫穿斐濟群島，本初子午線將其國境一分為二，人們由西向東穿過子午線就會失去一天，相反的由東向西行又可多得一天。為避免一個國家分屬兩半球而造成時間混亂，所以國際換日線就稍作變動，將斐濟劃入東半球時區。

我們從一早上岸，坐著巴士在島上穿梭，實在有些疲倦了，想回大船去涼快了。兩位男士卻意猶未竟，午餐後相偕又下船去乘坐另一線巴士，繞到島的另一邊。黃昏時分，飛出去的鳥兒紛紛回籠了。又到了離別的時刻了，忽然聽到碼頭邊傳來樂隊敲打吹奏的聲音，我們趕緊跑到甲板上，只見大家圍著欄杆往下看，原來有一樂團，全體演奏者都穿著我們在南迪看到的鉅齒狀裙襬的制服。斐濟政府很重視這些為他們帶來商機的遊輪，所以就慎重其事的用樂隊來為即將啟程遠去的我們送行。我們將繼續前進到

此行最後一站New Caledonia (Island of Pine)。

我們此行停泊的四個地方除了斐濟較為熟悉之外，其餘兩處都是非常陌生，連地名唸起來都覺得拗口不順。船公司在出發前寄給我們各地的旅遊資訊中，提供了不少觀光景點，以及所需的時間與費用，卻獨缺New Caledonia(新喀里隆尼亞)的資訊。打電話問了公司,告訴我們這是一個滿是松樹的小島，到了那裡只是去海灘玩水游泳就好了，沒甚麼地方可逛。所以大家全都是一幅沙灘戲水的裝扮，有人在船上就換上泳衣，有人身披大大的浴巾，我雖會游泳，但自知泳技欠佳不敢下海，所以明知有機會游泳，也沒準備泳衣，看大家一幅清涼打扮，我也不能把自己包得像採茶姑娘一樣，靈機一動把在南迪買的大花布往身上一披，頓時成了應景的海灘裝。人人頭戴一頂遮陽帽，幾乎全船的遊客都出動了，分乘幾艘小艇才把大家送上這小島。所謂的碼頭，其實就是一段木造的走道，架設在淺灘上讓人不用涉水而已。我們一踏上白沙灘就被眼前的景緻迷住了，這裡真像是海中一顆未被文明浸染的明珠，沒有任何人為的雕琢，只有一片似乎早早就生根立足在那裡的石牆，上面有一棵滿頭



New Calenonia 海灘

火紅的鳳凰木，灑下一大片的清涼。海面波平如鏡，海水晶瑩剔透，經陽光照射由淺而深呈現出不同的藍，極目遠眺藍天似乎在海的那邊張開雙臂，要將這片水晶樣的水輕輕的擁入懷中，實在美極了。

我們包了部計程車，讓司機戴著我們繞一圈這小島。原本好奇的想去市區逛逛，司機指著沙灘邊幾個小攤販，說這裡就是商業區了。比起Vanuatu的五花八門攤販，這裡可真是個迷你市集。車子駛進一條鋪上柏油的林蔭小路，漸漸的往島的另一邊去，出了樹林，看到的是藍藍的天，藍藍的水以及油亮亮的綠。在海邊有一些木雕的圖騰柱，還有一個紀念碑記載天主教傳教士的事蹟。雖然也通行美拉尼西亞和波里尼西亞語，但是官方語言卻是法語，所以很多地名皆用法文命名，如:ST.Maurice.ST.Joseph Bay等等..連所有路牌,交通標誌也都以

法文標示，雖有自己的貨幣，但是法幣與澳幣都可用。島上有一座外觀簡潔，內部保存良好的天主教堂，是島民的信仰中心。司機的英文似乎沒有法文來的流利，又不似我們在Port Vila碰到的Ruca那麼能言善道，雖然覺得很奇怪為甚麼一路上只有在海邊與教堂裡看到少數的島民，大家都到哪去了？問了司機也聽不出個滿意的答覆。只好努力的用自己的眼睛去觀察了，更加覺得這裡連人民都像他們居住的環境一



New Calenonia 海灘



New Calenonia 海灘

般，沒有被太多的文明汙染，不懂得趁機推銷自己。其實我們只是來到了喀里隆尼亞這島國其中一個長滿了松樹的小島而已。這個位於太平洋西南方，南回歸線附近的小國，是由喀里隆尼亞和洛亞蒂群島組成，根據2012年的資料，全國大約人口有二十萬八千人，屬於美拉尼西亞人，1853年成為法國屬地，二次大戰時是美國在太平洋的主要基地之一。

大致的繞了一圈這小島，再度回到碼頭附近，總算看到了幾個涼棚，有婦女就地取材用艷麗的鳳凰花與扶桑花還有淡黃色的雞蛋花，在用粗草編製的帽子，成了一頂熱帶風情十足的花帽。沒有訂價，讓遊客隨意給錢，你不給錢，他們也不會追討。另外還有一攤免費的Caledonia傳統食物叫bougna。旁邊的樹上還掛上一大張bougna的烹煮方法以及食材。這是用芋頭，蕃薯，山藥，南瓜等和洋蔥加上椰奶調味後，再放進雞肉或魚肉，用香蕉葉包裹好，埋入預先烤熱的石堆裡，燜煮兩小時就熟了，趁熱食用。所用的材料都是當的出產的，連使用的工具也取自大自然，不需鍋爐，不必碗盤，也不用耗費任何能源，一樣可以過日子。這些毫無商業氣息的島民，臉上始終掛著笑容，雖



說是免付費，但大家反而大方的掏錢，這才是真正的和氣生財啊！幾乎每個女士都頂著花冠，吃著剛出石灶的bougna，高興的準備戲水去了，有人就在沙灘上日光浴，有人找棵樹就在樹蔭下看書，有人浮潛，大家盡情的享受南太平洋的陽光沙灘，海邊的微風，真是個海角一樂園！

這是此行的終點站了，大家依依不捨的倚在欄杆邊，遠看這一個個小島，就好像一艘艘綠色的船艦，上面插滿了筆直的旗桿，在海上搖啊搖。又像一塊抹茶蛋糕，白色的沙灘就像是綿軟的奶油般把它圈起

來，蛋糕上或疏或密的插滿了綠色的蠟燭。啊！眼前這些綠色的大小島嶼讓大家有無限的遐思。

十二月三日我們回到布里斯本，結束了十二天的南太平洋之旅。回想起這生平第一次的海上之旅，除了下了船，腳踏實地的走在島上的四天外，我每天幾乎都處於昏眩狀態，為了不掃興，只好強打精神努力參與船上所有活動，也希望藉此忘卻暈船之苦。但願時間會把這些小煩惱梳理掉，只留下美麗的回憶。讓我還有勇氣和興緻參加下次的海上之旅。